

關鍵時刻，完美支援

文/黃文璋



成立五十年，協助並引領國內學術
發展及產業升級。

預祝下一個五十年，帶領大家持續努力，
使我國晉身世界科技強國。

黃文璋 民國97年5月24日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成立於民國 76 年，由我接下首任系主任的工作。那時中山大學是一所成立才 7 年，知名度有限，卻力爭上游的新大學，一心希望能早日跟國內其他歷史悠久的大學相匹配。

獨具慧眼

自應數系成立以後，我們就一直很努力地洽尋優秀的教師。海納百川故能成其大，各方人才都是我們爭取的對象。至民國 81 年，便有兩位教師是來自香港。

82 年春天，那是我擔任系主任的最後一學期。當年教職申請案中，有一位李子才先生，很引人注意。他畢業於大陸清華大學，四十餘歲才至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深造，並於 75 年拿到博士學位。然後便留在加拿大教書，那時已是該校的副教授，且有加拿大護照。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是科學計算，當時這在國內數學界中，算是具前瞻性的研究領域。由於我們前一年聘了 1 位科學計算方面的年輕教師，覺得若能再有李先生加入，對這個領域的發展應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準備向國科會申請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的補助，李先生希望能以客座教授聘他，而國科會審查的結果也非常符合他的期待。於是李先生在當年 8 月來到中山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1 年後，改受聘為專任教師，十幾年來弦歌不輟，讓所有學子如沐春風。

李先生雖於 98 年即將年滿 70 歲屆齡退休，但他皓首窮經，研究從不停歇，在影像轉換方面的鑽研，有極其獨步的成果。自 95 年以來，尚發表了二十餘篇論文，97 年還出版第 4 本英文專書。國科會當年顯然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

從善如流

民國 83 年，我獲知具「大陸人士」身分的學者白志東先生有意來台，當時他在美國賓州天普大學統計系擔任副教授，我便主動與他聯絡。白先生在文革時曾下放到新疆 10 年，其後才就讀研究所。大陸於 1982 年開始頒發國家博士，第 1 批有 18 位（又稱十八羅

漢)，他是其中之一。後來他被邀請至美國訪問，並留了下來。那個年代持大陸護照的學者，要在台灣長期研究或講學是很困難的，但我們卻很順利地向國科會申請到以客座教授的待遇聘請白先生。

白先生除學問頂尖外，還樂於助人。自他來到中山大學後，近悅遠來，除中山應數系的師生受惠外，也經常有國內外各地的統計學者前來與他討論或請益。

白先生待滿3年後，於民國86年8月轉赴新加坡大學任教，至今他差不多每年都會來高雄一趟。97年7月，新加坡大學為慶祝他的65歲生日，還特別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雖然長江後浪推前浪，白先生的研究能量仍然相當旺盛，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的論文篇數及被引用次數都有很好的表現。

化解燃眉之急

由於國科會的補助，使得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在科學計算及統計學這兩個領域的研究於短時間內即有極亮眼的表現。民國84年，我們又希望聘請年輕的朱緒鼎先生為專任教授。朱先生在大陸念完大學及研究所，79年在加拿大完成博士學位，然後在加拿大及德國擔任一段時間的博士後研究，專長是組合數學，那時他也擁有加拿大護照。雖畢業未久，但已可看出研究潛力。

遺憾的是，雖然這個案子已通過系教評會的審核，但未獲校教評會支持。一向只愛沈浸於研究天地的朱先生，帶著妻小，懷抱憧憬地踏上他們從未探訪過的寶島台灣，才獲知此晴天霹靂的消息。當時的系主任只好求助於國科會，趕緊申請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的補助。雖然這類案子對於提出申請的時間都有明確的規定，但在國內數學界同仁惜才，及國科會的鼎力協助下，該申請案還是以最快速度獲得通過，為中山應數系解決了燃眉之急。

次年7月，中山大學新人新氣象，校教評會也順利通過朱先生的聘任。從此，朱先生在中山大學開拓組合數學這個領域。他博學通覽，十餘年下來，在中山大學建立起一研究群，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研究人員絡繹不絕，可謂大師級的學者。

不僅如此，朱先生還榮獲國科會95年度「傑出研究獎」，不但在數學學門獨占鰲頭，也是中山大學唯一獲獎者。若無朱先生，將使中山大學的光芒失色不少。

從零到無限大

成立二十餘年來，中山應數系雖然專任教師不多，但在研究方面，卻能在國內大學院校的數學系所中名列前茅，且能在國際數學界占有一席之地。吃果子拜樹頭，若沒有秉持學術至上的國科會，多次適時伸出援手，是無法讓上述3位一流學者順利來到中山大學作育英才的。

國科會除了若干行政人員，專業的工作都是由學術界同仁兼任，但一切卻能井然有序地運轉，並長期帶動國內科學的發展。時值國科會成立屆滿50周年，我雖仍有很多感想，尤其我自民國89年離開中山大學，來到新設立的高雄大學，亦持續受惠於國科會之助，但限於篇幅，就僅舉出以上幾件，對國科會而言可能是小事，但對一個學系的發展，卻是影響深遠的事蹟。